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十

禦邊四北虜

備邊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
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
即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凡在臣工敢不
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
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
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

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
故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厯 聖慮
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大肌肉雖
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脈已滯雖 陛下為元首獨明於上
而群臣為股肱耳目者悉皆痿痺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
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歷而
入此時必費調理國勢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
時必難支持故善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
善治天下者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
以來災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為此耳臣愚不知 聖明宵

肝曾念及此否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臣本愚陋幼
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養身不能自立叨陛下之祿以
養親于今十年臣心感激無已臣身欲報無地願臣受詔
之初任外職未知朝廷政務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
南京又逾一年臣感恩愈深欲報愈切仰稽明詔未言尚
及諸人况臣以祿竊位感激如前非諸人地何敢負恩終
於緘默故今昧死忘慮晝夜思索得合軍民利病時政邊
備所當興革十事謹以上陳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臣惟
止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
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蒙承平日久朝士

安於養養徇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
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
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
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
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
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
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爲毀譽嘖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
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
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

州縣皆不暇爲國忠謀爲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者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爲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

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
考察務要勸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
曲爲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
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爲事者
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
忠衆疾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
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爲國家任事
矣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
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
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

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關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

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臣屢言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皇上以祖宗之付託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于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樽節特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勲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

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齎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本色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齎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臣念此事最為難處乞勅該部計議通美山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

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間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繁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留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別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臣聞合邊軍餉各賴鹽課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北鹽自來召商中納但今法又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鹽引

價值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急
圖應用青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窩奸豪作弊所
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也鹽易消化聽支日
久催目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
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
後守支則壓於勢要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
未得支益財散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
恐不即來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
類多夾買餘鹽及勢要盜徒私販之鹽 朝廷爲彼三事
設官秤掣變更巡捕甚者欽勅大臣爲之整理而三者卒

不能禁下至科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撻鋒此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富民多爲中鹽徒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價銀三二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極便乞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

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盬一引納銀幾錢逐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盬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盬賤處所許令每盬一引自買私盬二引或三引准作官盬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盬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卽絕商中以後竈丁煎盬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卽撥當竈餘丁或僉有

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國家得鹽
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鹽富而不必更免
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
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
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久事定鹽課
歲額止令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
便省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臣
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
限將何以給竊聞英宗睿皇帝曾與太學士李賢憂議
及此 聖諭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

爲身計無肯爲國忠謀者行 祖宗之法以將順 曆皇

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

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

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

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

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

征討官當論功定議我 太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

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

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

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此我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亦天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太祖定律之意更以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賞無黜何以異是臣謂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當爲處况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恣爲貪竊

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以全盛之
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也失今不處
後益難圖然此弊 廷臣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

瑀請抑武人身為所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

忌或下錦衣衛掠問則復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其身無事耳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盛志為後世

之末圖非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依大明律擬斷

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充軍其降級充軍者非真有戰

功不許擢用聖恩若念其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
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
乞先下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二年選委忠
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
等官面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
舞劍開一武藝者卽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卽令替
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
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
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
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

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乎盜賊不足慮矣六曰閱軍實以脩武備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示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箠楚或因解軍而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

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論操軍又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通論民間加耗脚米乃衛所船料等項之費大畧費米三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疋草料投跟勢要買閒止納銀三二錢耳此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止為勢要賣三

二錢天下若之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克軍之力或由聚集
歸附未必皆是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克軍之
人悉是好家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
因茲輕重不均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克軍西北
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克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無益
理宜通處之勅兵部會議選委兩京能臣分查各衛軍籍
現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
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
人首實者追解邊衛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若干
近年所籍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

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筭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克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問克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克軍者望體 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庭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辦該衛分

給本軍以爲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
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彊役占之弊
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
而後教以圍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
皆可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七日廣收蓄以儲將材
臣念國家自正統末年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
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明詔
訪求諳曉韜略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
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
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

則必可成功者况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
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
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所言汰冗食以選將
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
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
臣愚以為莫若即此輩而收之則既獲將材又彌盜賊策
之上也乞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
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
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
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拿積

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略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澁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旣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脩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臣惟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

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綏不及事臣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著出征不遠也成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崇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官一而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在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

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饗士卒數年
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
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我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
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
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教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
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
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
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
達有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
者勝任執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

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得從
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九號令征
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
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
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
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
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 朝廷豈以其
人不足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
總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授
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礙固不

宜拘泥資格而用已棄之人亦不宜驟與崇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子曰用間諜以覘虜情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地利不知虜情則動率所之爲彼乘襲有敗無勝譬如瞽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得乎兵法之所利

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
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
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自無形也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
形彼故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
分遣數騎也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
見之而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
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時
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攻彼耶
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又爲所掣而
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

此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搆其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大同右有寧夏犄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所獲彼之左右我

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二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莫不濟矣

籌邊疏

趙伸

一曰興復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卽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燉煌三郡西至

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
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
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大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
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
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
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
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
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
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
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雜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陰

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
止調集卒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
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
主事十八年其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
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
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
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
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
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尅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
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

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侯謙率何黑麻先所遣入
貢頭目馮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畧焉既抵甘州議
令馮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
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
遣哈密人齎以勅往迨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脩
嘉峪關清各衛又君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又通
阿黑麻點計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
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
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
有以教之也無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

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勅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搆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首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與刃而其肅雍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臣謂棄其地非王

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之遠之體今之全陝將
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 與師外夷亦為危道
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 川俱無水草哈密至
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馱 水而行使我整其兵
以俟謹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 逸待勞縱兵出奇一
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 關絕貢亦一策也况
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 回奄克字羅係畏兀
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頑 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
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 至哈密需索稍不如
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元 之賞薛龍對以理國

事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
之二種頭自夷落射獵為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
夷量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竝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
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
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
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
各夷貢使著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
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而與守
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
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畧乎哉二曰征勦

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刺阿爾克廝兩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歷費錢糧竟無成功益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往涼諸路利衝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御寇素未審處所以亦不刺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爲套虜住劄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

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馳心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鬪者少我兵強弱虛實點虛窺之熟矣遂使我翻為彼籠絡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為鄉導非為不攻而反為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卒日為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為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為間知山川形勢并泉芻牧道

途迂直者使道軍材力躡健能猿騰鷲擊越壘踰溝來往
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蕃寨
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
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
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
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遠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
又則蕃寨自定彼勢自孫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
西奔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
隨軍向往遴選庶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
會勦或自莊涼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

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
海三年兵部尚書王某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
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匪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
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
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指小疵
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勲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
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
德當以酬勞所賞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感
望大振土人三系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
其羽翼俾其禪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

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並州守臣又非惡焉
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
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紛誰其責成
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
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不學愚
臣所與爲也三日申嚴守滕固原地方蓋倚平涼西通八
達乃其總會如分鎮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二十三座直與
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驛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鞏州相
接自海刺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大山墩共墩一十五座
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

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鹽池相接
先年砲火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迭套動以萬計
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因靖一帶彌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
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靖隆維得小寧而固原領成先已動
搖石鹽帶前雖云有備而實邊興武一帶先已殘破凡令
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
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後今固原
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御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
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煙洞火把等件與
原選守墩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

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量帶
官軍往來提點急功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
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
來均勻勞逸所謂瓜空夜不收草行路宿日夜哨探事出
不虞死於非命除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
家如瞭望不真以多爲寡虛張聲勢以寡爲多耽誤事機
除本等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
原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
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
拆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晝夜時常瞭望用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馬進止收斂人畜預得提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窟洞堡附近扼塞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

兩不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
賞昔人有言東南文葩而氣緩西北藝穡而氣盈環關近
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况天晴遠戍狼
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
功之機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
馬有盭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
之監苑盭馬課之靈璋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
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
不嚴而椿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
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賣孳孳如舊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

得以籍口奏討紛紜召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寅緣則撈辦不時而盜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薊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允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

各鎮要害城堡工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
素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覓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
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椿
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已查訪的實不分久
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
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過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事有
成雲錦爲群可以西障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
領苑學牧之功有以也即今其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
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

五十五
卷之六十五
五十五

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網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脩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者爲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群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卽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

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
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以茶爲命我以茶爲馬一切私
販通番之弊嚴爲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
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
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
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
輿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
骨木糧膏脊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壁足病人殘喘命
在旦夕碩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五曰急濟
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

用淮鹽遂濟國用頗合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溥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頗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富商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為鹽湧貴則私梟盛行私鹽愈行則

蓋愈滯願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笏人情所在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宣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克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截富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

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
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
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
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
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
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
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旣足乃以餘積石募游
民開懇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
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
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

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
濟乎六曰歸軍事權管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關
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
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授此其權至重矣今之
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
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
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
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爲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
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與皆其主有曾何綜

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苟忘之行
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况掄選本于異材調度
出于傳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
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
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彎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
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
迤西安定諸營溝塙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
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
羅而投鳥笄是故擺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
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爲正立之以

神速出之以妙筭為竒正以為木子竒以為用處則合而為
正出則數而為竒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
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
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
武花馬定邊肅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
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刺一帶為一路或以
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
脩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候彼不我侵則勿啓
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圉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青令
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

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
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
逼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大勢出入
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做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
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
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脩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七曰優
恤戍卒陝西官軍支廩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
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
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徵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
新軍克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七軍四斗

蓋正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應備禦兩郡防守乃是
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
臣以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
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局科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
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餉等役况圖地
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募之法
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登功爲已有置之麾下待
以上將是政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
勝視今之勢芻糗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
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以填數

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
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不戰之
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
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
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
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
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
草或令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饋送節令刻
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殯贈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備
執鞭或托爲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

卒浪節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
商卿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羅賊曾何擒
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
宣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
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
以爲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
大以爲山永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
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
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
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

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口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
宣大四鎮賊情警急于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
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
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
不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參酌者為定令先主隄
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各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在
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
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
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
十如廣甯川娘娘嶺北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

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
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朶朶相連則
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貴且冬深河凍
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卽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
明長驅南下卽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
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卽疑兵之謂
也西潰則卽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顧不在延寧宣大而
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之涉然則徵兵調
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

天下之選不可也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龔督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買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者出明詔革之盡矣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奉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覈實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鎮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宜將征進西海主客七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首首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動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

降則另爲壹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爲壹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壹等又有守墩守牆瓜空瓜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壹等又有固靖環蘭崖壑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壹等必通置條格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量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

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尤洩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人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虜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憂或因之而作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柱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

延綏又因延綏都御史余子俊脩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
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
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
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蕪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
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大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
奏欲將舊邊墻射築高厚邊墻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
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常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
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
脩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
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廛宵旰之憂特命

地方之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葭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槍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願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候千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葉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

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
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道方千里之
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爲上策顧
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或近年入而過
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狂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
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
得爲上計尤愈於無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戢伐臣
亦未敢忘戢者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儲
糗糧明斥候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陝神武之威謹當督

率諸將恭行天罰，盡除克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徵兵戰守疏

陳璘

臣觀奏稱大虜犯境，日無空日，累經移文徵調，延綏奇遊官軍於交界地方，以便截殺。延綏鎮守回咨本處，亦有大虜不肯督發，乞將宣大兵馬調赴延綏。官軍移於寧夏，再將固原遊兵移於常州、萌城等處。及將甘州遊奇兵馬統至交界城堡，遇賊深入內外夾攻。臣愚以爲今年宣大邊外雖有達賊，其大勢俱在陝西套內。延綏寧夏達賊其擁衆深入爲寇，多在延寧二鎮交界地方。定邊花馬池、常州

萌城等處所以兵部節次議奏禦虜事宜惟欲致謹於二鎮交界虜賊必由之路自春以來守臣盡心謀議遵依本部原議分布副總兵於前項要害之處果遇賊入頗能拒遏隱然已有長城之倚而延綏要地亦不得自分彼此是蓋不知本鎮與盩夏交界之地係虜賊常年出沒之處宜當會合豈得任情自便故必於本鎮遊奇兵馬即日督發於延綏地方隨宜住劄與寧夏所部將官同心合志哨探賊情互相傳報會合策應而本鎮地方達賊深入同總兵運謀設備相機戰守除寧府人馬聽候大同有事策應之外即將本鎮遊奇兵馬督發過河聽鎮守官分布住劄以

爲延綏鎮之援至若甘肅土魯番事尚未寧存留甘涼備
禦官軍固原聽總兵官分布策應亦要隨時早發毋事遲
延又聞甘肅遊奇兵不必徵調以爲肅州防備之備若夫
要將固原遊奇兵移於肅州萌城等處則其區畫尤宜誠
爲可用蓋寧夏地方嚴警賊不得過則固原一帶自可保
其無事但恐各鎮官員不知兵機最重仍復遲疑自分彼
此此則深可慮也況以斯時七月之交田禾成熟虜若深
入必在此際尤不可不爲之早計而豫圖也伏乞勅諭通
行宣府大同山西寧夏陝西甘肅各宜遵守成筭同心協
謀共圖禦賊不許偏執自用致撓軍機至於事有變動隨

時制宜亦不可固執致有乖朕但能保固邊疆從遠又當
別議

夷情疏

霍澗

切昭永樂年間封哈密爲忠順王一以斷北狄右臂二以
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
而衛我邊郡古帝王制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
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屢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
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使獻還城池須閉關絕貢蓋謂
西番仰命中國惟通貢貨交易而已若絕不通貢則彼也
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麥禾無收

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致其死命也惟
彼也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
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也復有開通貢之議奉
有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即許
通貢是我聖上因通貢之機借遷善之路也中國待夷狄
之體也今西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裔
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辭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
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恐我心益驕後難罵馭而邊
患愈滋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
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

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在置不問彼俞得志將
劫我軍東誘我亦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
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
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也在土魯番書則曰
不知彼去向也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乃
不知耶矣知彼非詐降餌以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
彼叛人彼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
也自是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重大而我之邊患
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糜餼口食仰給於
我費已不小矣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衆

扣關曰取彼叛人也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也
也以投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
內應而有肘腋之憂主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
其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飢荒其肅孤危尚慮
不保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其肅也保其
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其肅難
守亦棄其肅可乎因棄其肅并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
邊與虜爲隣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疆場棄守之議不可
不慎也矧 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
增光 祖宗乃輕棄 祖宗疆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

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比狄南繼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靈夏比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土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授漢棄珠厓例欲舉版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復失之而襲封中順王者且降于土

魯番今雖取還城池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恐非計也臣則口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勢聯絡西北狄並受制馭若失哈密則土魯番酋併吞諸戎勢力日大我之患邊日深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也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者也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焉亦見其固也苟於諸夷求其雄傑足以守我城池護我金印戢我諸夷脩我貢賦力能自立之即可因立之也固不必求胡元之孽可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要我封爵矣求主哈密矣然則爾時

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啓數千年之紛紛耶臣
則曰土魯番舊志吞哈密併爲一國則將遂霸西域且連
北狄爾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也若折爲兩國而
控制之庶幾可也今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
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
將興問罪之師焉故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
通貢實土魯番之故也爾諸戎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
卽封爾爲忠順王授爾金印以主西戎及牙木蘭之未降
也因諭之曰爾舊土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
翊也爾力能立於哈密乎卽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哉

哈密印授爾金印爲忠順王長爲中國屏衛則主哈密者
雖非虜胡之裔亦不失我中國之體矣權以通變以趨時
是故邊將之任也關外之責也朝廷勿與知焉而假之便
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密豈得已也其肅聯歲凶
荒軍士枵腹救死不贍在甘肅且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輸邊
粟二斗伍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
民自懇邊地自藝穀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盈至
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
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頽壞堡伍遂日

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弊
千里沃壤莽然蕪墟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
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皇帝之鹽法
矣伏惟勅問兵部土魯番叩關求貢有何印信悔罪番文
哈密滅池作何興復牙木蘭來降貞與偽有何料理務出
萬全之策勿墮狡戎之謀再勅戶部甘肅邊糧累年缺乏
若何而爲目下振救之方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詳畫
上聞取裁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萬世永賴區區裔
夷之向背付之邊臣一吐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
顧之勤也

備邊事宜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烏巢難得而制其爲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惟我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職方亭堠障蔽鱗次櫛比城池堡砦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詳且悉矣北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

騷然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
其來如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况
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
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彌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
切者六事一曰守要害夫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
風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而
收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衝雖或
一至而不敢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則守得其要
受患輕矣厥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非所守尚未得其

要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願築
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
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
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
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比循受降
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
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
地又曠懸隔內郡應接實難然元朝之前此地不曠乎何
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
要害之地其可失乎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故凡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克國建破卷之議先務也
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
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膏之蠲其徭役俾之開
墾既無戎馬蹂躪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
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甍邊民之困厄
矣三曰用上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陳知虜
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損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
勸之類其部伍而不盡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
田宅以安其居虜人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
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根松蓬外利

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羶
裘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勲貴可將
則將之不可以威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
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
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
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
哉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迫馭將之道誠無越此
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
聞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損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

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
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
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
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六曰
脩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
盛衰為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為安危今天下全盛北
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
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
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為之命
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

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一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
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
兵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乘其盛時外而各
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
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埃養威力寇至則張聲
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徧相推
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
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
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

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脩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陳言攘外疏

汪循

伏自成化以來天變日形災患迭作民生困苦財賦匱乏餘三十年日甚一日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民困至極邦本必搖當國者必察其病根所在幹旋其機而力拔其根轉福爲福可也顧乃君恬臣嬉將驕卒惰毀法敗度任情挾私內外交通上下蒙蔽以至今日天災愈甚民困愈極醜

虜陸梁蹂躪宣府正所謂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今欲
設策出奇以寡擊衆則無將深溝固壘堅壁以守則少兵
募將召兵論功給賞則乏財將帥以孤軍屯禦遷延於外
司馬以空國調度猶豫於內聞彼潛遣哨卒十餘深入境
土探我虛實此其志不在小也臣恐一旦得其形勝直以
獮虜二萬人據通州則大事去矣此正陛下食不甘味
寢不安枕之時或未之察近者所遣主將中貴猶帶勢
要家人子弟號爲頭目徼倖邊功希求爵賞加以軍士羸
弱衣食不充器械不備恃此殺賊恐不能也謹陳外攘之
策有四一曰重主將二曰選將士三曰審戰陣四曰明賞

罰所謂重主者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輕君重將也誠以三軍之命將實主之國之存亡三軍繫焉其在甚重將令不嚴軍不用命其害莫大故古之賢君命將必自貶抑以信其權如漢文帝之屈亞夫孫武子之斬宮嬪亦惟利益天下國家耳後世將一出外朝廷往往遙制其命鮮不敗者夫將非其人則敗使親信者間之則敗剛復不仁者叅焉則敗况其臨陣對敵設謀取勝竒出多方變在不測而可以文法拘之乎臣來自遠方主將賢不能深知但既叅之以中貴而又繩之以文法中貴天子信臣依阿不暇朝廷復以文法遙侵其權雖使孫吳復生恐難

成效臣願陛下重主將之選必求智謀之士如孫吳者
堂堂天朝宜不少此自古將相未嘗借材於異代鑒唐魚
朝恩宋董貫之失追回太監苗達使閩以外將軍主之假
以時月責其成功如其不效然後按法行誅庶幾將得其
人而戰必勝功必取矣所謂選將士者兵無常形隱於民
間將無常負接於行伍今日之務募兵爲急然應募者率
多游手無賴之民雖一時不得不假其力後必逃亡終無
實用聞成化間已曾招至二十餘萬今無存者是其驗也
臣惟天下知謀驍勇之士未嘗乏人惟選之有道練之有
方則智者運謀勇者効力而醜虜不足藏矣如臣鄉里民

人有周榮宗者智力有餘能使雙刀慣關弓馬鐵鞭器械俱善運用嘗習私闖百人莫當又有新安衛舍餘劉瓚亦勇敢之士緩急可用徽州山邑臣所知者二人所不知者尚有其諸山西陝西雲貴湖廣等處用武之地如此之人不知何限乞勅文武大小群臣各舉所知訓練調用戰陣有功不次擢賞則兵自精將自出矣所謂審戰陣者所貴乎良將者在乎隨機應變因時以制敵也昔田單以火牛而潰燕師岳飛以麻劊刀而勝拐子馬此皆度勢運謀以攻其堅而奪其技也中國之長多以神鎗火砲今聞醜虜黠猾不結行陣分騎散進撓我長技不能成功彼所長者

考馬耳我馬既弱不閑戰陣聞其腥氣縮足不前以弱禦
疆何以取勝今欲奪彼之長當以所選將士更相訓練習
爲步鬪臨陣之時先以壯士萬餘擁盾直前勿令仰視以
長刀斫其馬足而大軍乘躡其後則彼之技窮而敗不旋
踵矣所謂嚴賞罰者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顧
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四者雖
聖君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故賞必行罰必信使
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者豈厭义生而
樂速死哉利害交於前欲罷不能耳六韜曰將受命于君
出師臨敵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皆在

主將令也近年主將非人而復叅以中貴援引勢要家人子弟隨身立功邊軍殺賊掠買首級報功陞賞少不如意輒加捶楚邊軍喪氣風聞京師明知其故無敢言者以此監司遇有勲級必行勘駁將士之勲經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進而殺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縮身全而無罪玉石無以自辨王將不得自專軍法有所不行戰功何由而立爲今之計必在主將得人賞罰之柄悉以委之遇有勲級願爵次者與之以爵願得財者賞之以銀降勅給賞出納不吝其有故違將令慢期失機一切債事者並以軍法從事夫然後將士一心而戰無不克矣

讖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
張烏合動稱十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
實者皆吾中國被擄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
敵驅之戰陣如使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
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
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擄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
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
攘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
行李任意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于官司而研審推問動

旬月上者僅抱窮愁為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有懷
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為醜虜効死以終身
矣為今之計莫若泐發緜音不拘常格廣恩信寬文法嚴
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墩者即引報該管地方
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
存卹不願歸者緜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
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懸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
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為衆所信服能借其
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

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
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
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
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墳墓生為他世
之人沒甘為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二曰團結地方民兵
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
強者厚集為陣老弱者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群三五為
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為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
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
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

之者有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于吾
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
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
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
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
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
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
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為利己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
敢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
自相團結勿拘眾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為小甲五十人則

推一人為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為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
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
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 准事例賞給外但
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
必官為變賣縱有隱昧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
務使利重于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鬪爭先
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
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為
重則視身為輕耳如是則人自為戰家自為備矣豈能長
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哉三曰脩築畎畝墻

以遇虜賊聞先日虜寇之入閩也數萬之衆風馳電
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
縣者蓋由太原之域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
得以肆意長驅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皆
道迂曲而多者人蓋可以戒避即少殺掠臣嘗考古人畝
畝溝洫之制大要固在于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蠶
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唯吾
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于步彼以
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遠遁之時邊境
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害可斷可守盡行修

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遙馳
逐者因勢審形畫築墻垣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
田間則不拘其縱橫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
隣共築之務要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于人情宜于土俗
如此則無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
窒礙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
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
雨之不可測哉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臣伏見二年之
間虜勢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怒允選
將勵兵督儲發馬所以弔滅茲虜之策既悉舉行其於三

晉之民諱諄然令其修築閔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即古千城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夫脩築閔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壯寨隘脩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獨不可為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失虜退之後即令民間修堡守巡官負躬親巡行盡心督理脩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見今

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
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
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
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往重大夫豈漫
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府州縣守巡官
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
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聞區處以後如團結脩築二事
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
一體究論庶藩屏守巡官員職業脩舉可以遏虜勢而安
生民矣